

皆輸。其失敗的根本原因，乃在于既不知彼，又不知己。

註①②「越共軍事攻勢與和談陰謀」，本年、三、卅，「中國時報」，何燕生西貢航訊。

註③「中南半島悲劇泛言」，本年、三、卅一，「中國時報」，齊簡航訊。

註④⑬「美國對越高政策檢討」，本刊、十四卷、六期，拙著。

註⑤日本共同社北平電，一九七三、一、十八。

註⑥「越政府切望美實現軍援承諾」，「中國時報」，一九七四、六、廿二。

註⑦⑧「每日新聞」，本年、四、一，古森西貢電。

註⑨⑩「美國不滿南越撤軍」，「中國時報」，本年、四、五。

註⑪美國國防部于一九七三年所發表的統計。

註⑫「新生報」，本年、三、卅一。

註⑭⑮香港「星島日報」，本年、三、廿八。

註⑯香港「華僑日報」，本年、四、一。

註⑰香港「星島日報」，本年、四、一。

註⑲「內憂外患交迫的西貢」，「中國時報」，本年、四、十八，何燕生西貢航訊。

從越高變局看「和解」政策

張耀秋

一 「談判代替對抗」的提出

回憶六年前尼克森當選總統之初，提出「談判代替對抗」的口號，不久

大陣營衝突的影響。共產極權與民主自由之間的關係，絕對不可能是和平共存的關係。共產黨在其世界觀及根本政治目標來說，是要消滅民主自由制度，在全世界建立起奴役全人類的極權主義新奴隸社會。儘管派別不同，路線不同，但其目標却是一致的。

遠在一九五四年六月，周恩來曾分別與印度總理尼赫魯及緬甸總理宇努發表了所謂「和平共處的五項原則」，這「五項原則」會使自由世界發生過幻象，所謂「和解」政策實在便是這「五項原則」的翻版。毛澤東最服膺列寧的一句話：「戰爭是政治的延續，政治是戰爭的準備」。毛共在其一九七三年八月間舉行的「十大」公開說明他們的戰略觀點：和強盜交往，最後的便是槍斃強盜。本年一月十三日張春橋在偽「人大」上說：「世界上到處講緩和、講和平，恰恰證明這個世界沒有緩和，更談不上甚麼持久和平。」人，其根本的錯謬，乃是以其本身的主觀幻想，代替了這個世界的客觀實際。當前世界的衝突，本質上仍是兩個陣營的對立衝突，亦即民主自由和極權暴政的衝突。其他的一切矛盾、衝突，都是從屬於兩大陣營的衝突或受這兩

共黨對自由世界的策略是：在「和平」、「友好」聲中，埋葬了自由世界。

一、共黨藉巴黎停火協定坐大

正當美國當政者及一般姑息份子迷惑於「和解」政策的時候，毛共與蘇俄乃利用此一機會，蓄意佈置「和解」陷阱，引誘美國上鉤，串通北越，在巴黎作冗長的談判之後，於一九七三年一月二十七日簽訂越戰停火協定，並組織一虛有其名的「國際監督停火委員會」，約束雙方停火。協定簽訂後，盟國的大軍撤退，但國際監停會及聯合軍委會等協助實施停火，恢復和平的活動，都沒有產生預期的實效。北越軍由拒不撤出，轉而逐漸壯大，且肆無忌憚的破壞停火。二年餘來，北越展開向南滲透的事實，舉要如次：

(一)自一九七三年一月廿七日簽訂越戰停火協定之日起，共黨軍隊即繼續向越南政府四個軍區的境內滲入，建立了新的防空部隊，修築了十二個機場，其中大型的機場有兩個，中型的機場有五個，輕型的機場有五個。

(二)越南前總理陳善謙於去年七月二十三日向國會報告：在過去一年半期間，共軍違反停火協定五萬二千五百次，北越在簽訂協定後，留在越南境內未北撤的軍隊達三十萬人，繼續南滲者估計有二十萬兵員，三萬專家，四萬年輕婦女，已滲入越南。

(三)北越軍還運到南方約七百輛左右的新型的重型坦克，一千五百門左右的口徑比一九七二年戰爭中使用過的還大一些的大砲，以及其他由四十至一百輛各型軍車運來南部的補給品或物資。此外，北越共軍將更大更多毛共、蘇俄製的武器、裝備、軍火及作戰物資源源不絕的運來南方。一九七三年及一九七四年兩年間，共黨提供北越共軍的上項援助，據美國國防部估計，在二十九億美元左右。

(四)越戰停火以來，北越已派三十萬名工人在南越北部各省，進行修建房屋、造路、開闢陰溝、修理橋樑以及築造軍事堡壘與砲兵陣地及火箭發射台等工作。

(五)對北越共軍在南方四面八方有增無已的破壞，違反停火活動，由於國際監督會中兩個國家波蘭與匈牙利的從中維護、幫兇，掩護了共黨在全國各地下層結構的建立，相對地造成政府地方基層政治組織的瓦解。

(六)只有任由北越共軍不斷開入南方，而越南政府不能再像一九七一年寮南作戰一般對共黨後方作戰略性攻擊，等於開放北方大門，讓共軍從容集結、整補、訓練、進攻。

(七)停火協定更規定越軍在一月二十八日以後不得隨便移動，只能聚在原地，等於把自己當作一個隨時會被敵人移動攻擊的固定目標。在一九七三年下半年美機停炸金邊附近棉共之後，越南共軍更擴大違犯停火，政府軍在愈拉愈薄的綿長防線上，備多力分，乃被北越共軍佔盡優勢。

兩年多以來，在軍事上，共軍則因不斷增補滲透而日益壯大，越南政府軍相形之下則日益疲弱衰敝，這是形成今日阮文紹總統被迫辭職而西貢日形危急的主要因。

在政治上，巴黎停火協定簽字無異承認了南解的「臨時革命政府」為一個非法的存在實體，本來它是一個在絕大多數越南人民了解中是一個不存在的東西，但經過雙方簽字後，立即變成了在國內越南政府准許它的代表在西貢的雙邊軍事委員會內活動，在國際上則與西貢政府分庭抗禮了。越共設在一九七二年復活節戰爭中奪取的安祿和東河的基地，變成了臨時總部，沐猴而冠，在毛共唆使安排之下，在國際上勾引了一批反美的國家給與它的承認。它並更進一步利用巴黎停火協定所獲得的政治地位，對外進行宣傳戰，對西貢政府則進行政治統戰，使阮文紹總統感到非常困擾。

在經濟上，由於北越不斷破壞停火，發動戰爭，如此一來，越南政府與人民無法休養生息，安居樂業，不但生產未能恢復，反而因獨自承擔獨力抗共的重任，需要更為增加，而美國經援和協助戰後重建的允諾也因國會的反對而減少，民生遂日益凋敝，經濟情況乃迅速惡化，由於經濟崩潰，直接造成社會的不安，和政治的動盪，整個國家和人民生存的基礎乃動搖了。

由於北越共軍已日形壯大，且看清美國國內姑息之風高漲，參衆兩院對福特總統請求給予高棉與越南額外軍事援助案遲疑不決，乃認為這是其攻城掠地、造成既定事實的千載一時之機。故最近北越共軍大舉南下，連陷越南中部及北部各省，及順化、峴港、歸仁、芽莊等大城市，這些明目張膽的破壞行動，已將停火協定撕得粉碎。高棉方面，今春金邊被圍困三個半月之後，亦終於四月十七日陷落。

越南今日危機的造成，阮文紹將其歸咎於美國，他說，美國國務卿季辛

吉無法了解，一九七三年的巴黎協定「帶領越南人民走向死亡」；他並告訴美國：「你們正將越南出賣給共黨。」^①而美國若干持重和有識之士，如參議員柏克萊、高華德、赫姆斯、鄭友良等，也指出美國在和解問題上被愚弄，導致最近越南和高棉的嚴重挫敗。

三 越高變局與和解幻想

越南反共鬥爭，已進行了廿年之久，雖處境至為困難，但向來都能保衛着十七度以南的半壁江山。何以在最近一個多月之內，連續失掉二十一個省區？何以越共能繼續進攻，迫近西貢？這不能單從軍事失利或戰略部署不當來解釋，而是巴黎停火協定所種下的惡因。

巴黎停火協定簽訂之後，美國急劇撤退其在越南參戰的軍隊，國際上亦認為從此能够制約共黨的侵略行動。可是，共黨所謂談判，乃是針鋒相對的鬥爭，所謂和平，乃是戰爭的同義語。在巴黎協定簽字後兩年多以來，北越以正規軍大量南滲來部署侵戰，越共則以突擊破壞來擴大地盤，最近且悍然回升戰爭，攫取中、北部各省而直逼西貢外圍，這是根據所謂由「漸變到突變」的教條，採取先蠶食而後鯨吞的戰略。

共黨最近雖已暴露了猙獰面目，一面大舉進攻越南，一面包圍高棉首都，而促成巴黎協定的美國，却未能及時援助這兩個軍事逆轉的友邦，而福特總統一再提出的額外援助，亦為國會所延擱，甚至指責龍諾、阮文紹兩位反共領袖為和談障礙，欲去之惟恐不速。現在事實已經證明，龍諾出國後，不久棉共即以征服者的姿態進入金邊，而拒絕任何和談。同樣的，阮文紹總統辭職後，越共「臨時政府」揚言：「只有美國停止所有干預並撤出在越南剩餘人員，只有把阮文紹集團的人消除於西貢政府，越南才能恢復和平。」顯示它將不會以越南新政府為談判對象。由此可見，共黨所謂和談，只是軍事進攻的煙幕，或作為政局顛覆的手段。

我們從阮文紹總統的辭職演說中，可以知道越南局勢最近之所以急轉直下，乃是因為下列連鎖性的因果所造成：在初時，越南政府所以同意簽訂一九七三年一月二十七日的巴黎停戰協定，乃因當時的美國總統尼克森和國務卿季辛吉曾保證：「在遭受共黨威脅時，將給予越南一切必要的軍事與經濟

支持」^②。接着，在巴黎停火協定簽字後的這兩年多時間，俄共和毛共對北越的援助是較前更為增多，而美國對越南的援助則反而減少，最後，越南政府軍困於彈藥武器的不繼，不得不自中部北部撤守。而在此情況之下，美國部份人士更說：「阮文紹當權之日，戰爭不會停止，阮文紹是個軍閥」^③。因此，非但瓦解了越南政府軍的士氣，抑且困惑了越南老百姓的人心。

阮文紹總統曾經是越南的希望，他就任後平息了國內的政爭，他也經歷過戰的最高潮，當時投入越南戰場的美軍將近五十萬人，師老無功，阮文紹負起訓練越南新軍的責任，在美國軍援協助下，居然達到「越戰越南化」的要求，使數十萬美國大軍能於一九七三年順利的撤離越南。美國故總統詹森當初祇是器重阮文紹，嗣後尼克森總統亦對他極為激賞。不意歷任美國總統對援助越南的種種保證與承諾，而今竟輕輕的毀於一旦。

阮文紹總統幾年來維持越南殘局，可說煞費苦心。過去因為阮文紹堅決反共，並在歷任元首之中，證明具有領導能力，所以共方視為眼中釘，必欲去之而後快。猶憶當巴黎和談進行過程中，即曾要求美國撤換阮文紹總統，後為美方堅拒，始不再提。共方誣阮總統為和談障礙，實則阮氏曾數度要求共方停止軍事進犯，照巴黎協定，恢復在巴黎與西貢所進行的談判。乃共方又提出無理要求，必須西貢政府更迭，易以共方所願接納的領導人，方肯恢復進行談判，此項要求一直持續至最近。乃不少人不加詳察，竟為共方陰謀所乘，也附和共方之說，視阮氏為和談的障礙。事實上共方對於進行和談的要挾並不僅阮氏去職一端，此外還有要求所有阮氏一系人物均須逐出政府，並要迫使美國停止對越局的任何干預，撤退所有美軍，甚至要求逐退美國大使馬丁，可見共方的要求是無法滿足的。

美國參議員布克萊說：「尼克森和福特總統在『和解』問題上被蘇俄愚弄了，這導致最近在越南和高棉的事件中所看到的美國對共黨世界的一項嚴重損失。事實上自和解政策開始以來，蘇俄從未真正減少他們的軍事力量和在全世界製造動亂。美國削減對越南和高棉的軍事援助，已動搖認為美國是世界上一強穩定力量的信念」^④。

越南與高棉情勢的逆轉，美國福特總統承認是由於國會未能及時撥款援助，以致越、棉政府軍缺乏能源與彈械，無法抵禦毛共與蘇俄全力支持的共軍，所以高棉與越南今天演成這樣的局面，可以說就是由醉心於「和解」的

人物造成的。高棉和越南的軍民，在各種不利條件之下，長期的對抗整個共產集團，已盡了他們最大的力量，他們反對極權暴政保衛民主自由的歷史，將永遠為人民所銘記。他們用他們血的教訓，掌摑了「和解」份子，宣告與共產黨「和解」這一愚蠢政策的徹底破產。

然而在西方國家內，亦仍有一些有眼光有遠見的傑出之士，英國的湯普遜爵士就是其中的一位。他直截了當的指出美國錯誤的政策應對高棉、越南之局負責，他並認定這種錯誤政策如不改變，整個東南亞將為共黨侵略者所吞噬。即使在美國的社會領袖中，亦有不少遠見的人士，例如代表一千三百萬工人的美國勞聯——產聯工會主席閔尼就是其中一位。他在一篇文章中認為福特總統應重新估計季辛吉國務卿的整個和解政策，因為這政策在全球各地都已產生了毀滅性的後果。他說：和解政策已宣告幻滅，美國已一敗塗地，共產主義到處都有進展，西方到處失敗，而這都是和解政策帶來的惡果。

這一位具有卓識遠見的工人領袖所說的話，不但代表了一千三百萬美國工人的意見，也反映了美國以及西方對共產極權有真正認識的人的心聲。

四 結論

美國在越南戰爭打了十年，耗資一千五百億美元，犧牲了五萬多美國男兒的生命，數十萬人受傷，雖然作出了如此重大的犧牲，但因誤於和解政策，以致為德不卒，徒勞無功。美國有助人濟人及伸張正義的優良傳統精神，但因缺乏毅力與堅忍，尤其是與具有特殊耐性的東方人週旋，美國人很容易就會感到疲倦。北越共黨深知美國人此一缺點，故它曾一再揚言：「我們準備和美國人打一百年，兩百年，三百年……。」

十多年來，美國在越南以至整個中南半島始終感到進退兩難，主要是因為它的基本政策錯誤。此一政策的目的是：防止中南半島落入共黨手中，但在實際上，這是一項「挨打政策」，也有人稱之為「不求勝政策」。共黨針對美國的弱點，始終以擴大武裝叛亂來發動和談攻勢，又以和談來爭取擴大叛亂的備戰時間。美國的政策首先便中了共黨這種「談談打打」、「邊談邊打」策略的詭計。先是把共黨處於逆勢時發動的和談攻勢，誤認為共黨有誠意停火，然後當共黨再發動軍事攻勢時，則又誤認為與共黨和談是停戰的辦

法，由是，在談談打打、邊談邊打的循環中，美國便越來越陷入被迫與共黨和談以結束戰亂的困境，在意識上產生了反共國家應該接受和談的錯覺，而忽視了共黨和談乃是戰爭手段的延長的策略。

在此情況下，共黨乃施展其最後瓦解反共政府，對反共政府發動軍事總攻勢而攫奪政權，建立其奴役暴政的策略。便是以逼迫反共政府改組，迫使反共政府領導者，乃至於消除反共政府忠誠愛國人士為和談的條件。美國政府不察共黨這種陰謀，非祇不能在反共國家政府與人民生死存亡的關頭，支持反共政府力挽狂瀾，扭轉局勢，反而往往以停止援助，或以介入友邦內政的作法，使反共國家政府，在共黨叛亂的軍事壓力與內部團結受到影響的政治壓力，以及復遭到外來的外交壓力三種壓力交煎下，最後無法維持政治的穩定與軍事的抗力。

最近由於中南半島的變局，影響整個東南亞的岌岌可危。福特總統於三月十七日在美國印地安納州聖母大學（Notre Dame University）發表演說時，重提「骨牌理論」（Domino Theory）的重要性，並指出最近高棉的局勢顯然已影響泰國和菲律賓的態度。福特認為最近東南亞情勢的發展，「在某種程度上確實支持『骨牌理論』的觀點」。他警告說：「假若美國的盟邦一個一個的都失去對我們諾言的信心，失去對和我們所簽條約的信心，我想高棉的淪陷將嚴重地影響美國的安全。」福特要求美國人民拒絕「新孤立主義」的內向心理，他說美國人民今日所面臨的挑戰是：「我們若不從歷史汲取教訓，便會回到一九三〇年代的內向時代，及美國的命運與世界命運無關的危險觀念中。」

季辛吉曾譴責毛共與蘇俄支援北越南侵，並就高棉淪陷悲劇與越南危機評論說：「經驗教訓了我，沒有軍事力量作為平衡，是不可能獲取政治解決的。」^⑤越南與高棉犧牲了數百萬人的自由與生命，才使季辛吉獲得此一教訓，如此慘重的代價，應能警醒和解的迷夢。（一九七五年四月二十五日脫稿）

註①合衆國際社西貢電，四、廿一。

②同①。

③同①。

④中央社紐約美聯電，四、廿。

⑤中央社華盛頓美聯電，四、十五。